

风土记

堤上闲谈

舒飞廉

劳作一天之后，在黄昏的田野上盛装散步，言笑晏晏，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多好。

你还爱听她们讲话。在络绎不绝蚂蚁搬家般的人流里，默默地跟随在她们的背后，听她们用家乡的方言响亮地纵谈。就像路边与堤下的庄稼、瓜果与蔬菜，正在黄昏的温热里土里土气地成长，她们的话是本地的新鲜的，讨论的事情也是本地的新鲜的，像作物们一样濡满了夜露。一位大姐讲她丈夫爱讲良心，父母去世之前没有拍过照片，就将他们身份证上的照片翻拍出来去镇上冲洗，最近又过上了父亲节与母亲节，轮到那两个星期日，一定要由城里骑摩托车回来，去坟上找父母说话。又一位大姐讲与深圳的儿子儿媳搞不来，他们做菜要天天煨汤喝，“有一次还要我用南瓜炖汤，南瓜这贱的东西，怎么能炖汤呢，糟蹋排骨不是！”她一路上都在吐糟她儿媳，未去深圳“受憋”之前，还不是将人家夸得仙女下凡似的。一位小嫂子应该是这两年才嫁到我们附近乡湾的，说话细声细气，她抱怨被村委会叫去整理名单，说村里就她一个人会用电打字做表格，还想让她做妇女主任，小大姐，这就有点凡尔赛了。一位老太太向另一位老太太讲述前几天她去镇里卫生院看病时的历险记，医生开单子让她去做磁共振：“只穿衬衣躺在里头，像进火葬场的炉子。”原来这就是她老人家的初体验，当时在那个元宇宙科幻山洞里，一定是吓得浑身直哆嗦吧，接话的老太太也不甘示弱：“我也做过，我也做过，亮亮的，滑滑的，还宽敞，全自动的，比那个炉子可高级多了。”唉，这比较是如何做出来的，真的做过“炉子”的田野考察？

你听过的最美的闲话还是那位排骨炖南瓜大姐讲的，这时候你们已经过了梅家桥，走上了金神村边上的河堤，天已经全黑了，河堤两边的白杨树枝叶交缠，将堤面的水泥路变成了一个长长的树洞，由十来盏太阳能路灯，好像夜明珠一样镶嵌照耀着。“我娘屋的妈出不了远门的，坐汽车晕车，坐火车晕车，坐在自行车后面都晕，从前春上来我家住几天，都是黑应用板车去拖来的！你看我几好，坐飞机都不晕，飞机好，上天落地，不晓得几平稳。”可见深圳儿媳送她回来，给她订的是携程的机票，万里回吾村，关山度若飞。“我还跟他们一路去看过海，大海，一眼望不到头，海上停的船比我们湾都要大！”旁边的老太太终于收起了比试的心思，羡慕地问：“我一辈子都没看到过海，大海像么事？”大姐沉默着走了好几步，说：“明日还是晴，您老往天上看，天是么样，海是么样，海和天一样广大，一样发蓝。”

其实不需要等明天，你们往外看，白杨树枝叶的缝隙之外，夜空澄澈，没有边际，星光波光淋漓，九曜山上黄昏前积下的大朵白云，被西南风吹着往东北飘移，好像一群一群闲游的鲸鱼似的，往天河机场去的飞机，已经要准备下降，尾灯一闪一闪，像落单的鲨鱼，这也像海，像深圳小梅沙外，被都市的繁复灯火推远的的海。

堤林的那头是铁路，你们兴尽而返，往回走，肖家河的回肖家河，魏家河的回魏家河，梅家河的回梅家河，林风老矣，吹凉了身体，腿脚也稍稍觉得有一点滞胀，这刚刚好，足够让你们安然入睡，在明天早上像萤火虫一样稠密的鸡叫里醒来，去看田看水，去赶集吃面。你可能是最后一个散步回家的人？不一定，你路过金神村的西桥，村里的黄鹂子由堤上向左转弯，正举着竹枝过桥，他神聊的同伴，村里的一位大叔却没有陪他一起走，站在堤上抱怨：“你这个瞎子，新修的东桥又宽又平，走过去就到了你屋里，就是死不改性！”他的盲人朋友倾着身体，左手捂着挎包，右手将竹枝的底端在桥面上飞快地刷刷划动，一脸神秘莫测的笑，回答道：“我只认得这条路。”

这往往是仲夏夜的堤林上，你听到的最后一句话。你一边往回走，一边想，明天还是要将登山杖由后备箱里取出来，万一路上有水蛇呢？迟早会有。七月半不远了，鬼门也推开了一条缝。村里的狗子也不太欢迎最后一个走路回来，将它们吵醒的人。

2022, 07, 08, 孝感农四村



“文汇报”微信公众号

我的那辆大链盒自行车

查千

上个世纪，除了牛马驴骡以外，自行车是运力方面的主力，也是功臣。记得第一次看到它的尊容，是四十年代中期，当年我还是个顽童。我家住村子的东头，有一条路从家门前一直伸向东南，尽头有一村，叫呼和哈达艾勒，译名就叫青石岩村。我老舅就住在那里，两村之间是无边的田野、树木花草、湿地和岩崖。

那是初秋时节，追击日寇的苏联红军已开到我们那里，头顶满天飞的是绿头飞机，村里有见识的人说，驾驶飞机的都是高鼻梁、蓝眼睛、黄头发的老毛子（指苏联人）女人，见人就吻，并喊亲爱的。地上跑的都是绿色伪装的车，经常在路上撒把飞跑，路人以白眼瞪我，我也不在乎。班里同学常有冷讽热嘲，人家骑上电驴子，简直像骑了龙了。我从不回嘴，心里却很得意：那个年代，旗（县）长坐的不过是吉普车嘛，我等黄毛小子，就这么轻易地学会骑自行车啦，了得！

走上工作岗位，经常骑马下牧区，对自行车仍情有独钟，然而在那个年代，自行车是稀罕物，一是贵，二是凭票，轮不上我。大概是在七十年代初吧，亲戚送我一辆旧了又旧的飞鸽牌自行车，梁粗而轮子大，极沉，但十分结实。

除了吸纳山气松香之外，去香山公园，还因为要去看看我的松果和松籽，它们是从街上买回，家养半年之后又放回山林的两只松鼠，与我们有深厚的情谊。它们的新家，就在香山静翠湖边上，与野松鼠们为伍，大概已经儿女成群了。

多年前出访波兰，我惊奇地发现，那里豪华车辆并不多见，问原因，回答是，在波兰人看来，汽车只是个代步工具，而不是什么象征，路短的地方，尽量步行或者骑单车，将新鲜空气留给自己。他们的悟性，比我们要早。

可喜的是，这些年，我们的大中城市都在发展共享单车。这是一种花小钱办大事的分时租赁模式，也是一种新型的绿色环保的共享经济。它包下了买车、存车、修车这一系列的繁杂劳动，大大方便了出行，对于环境保护、低碳生活，起着不可小觑的良性作用。远程汽车，近路单车，相得益彰，何乐不为？

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汽车和自行车，各有长短，就连共享单车也有它需要面对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怎样去选择、平衡，是需要智慧的。

我是喜欢骑单车出行的，喜欢它的轻盈与便当。如今老了，骑不动了，只好将这辆凤凰牌单车，擦亮归库。这好比凤凰敛翅，归入山林。但隔三差五，还是要去看看它，摆摆它的铃铛，权当交流。老朋友是不可慢怠的，也不能忘了它的功劳。

会演和演出，见证了新时期文化大量的高光时刻。这辆凤凰陪伴我度过了全部的青春岁月，人与车之间有了某种难以割舍的依恋之感，即便是后来有条件可以向单位申请公车，依然乐意骑车外出，十分享受与“骑”俱来的自由自在的心理感受。

与凤凰车相关，最让我难忘的一件事，发生在80年代末。当时单位还在中南海办公，有一次我骑车去参加中国作协的一个研讨活动，会散得很晚，因为单位晚上有新电影放映，于是匆匆吃了两口工作餐就急忙往回赶。傍晚的中南海路灯初开，还没有完全亮，我快速地向甬道骑行，快到单位门口时，不料路边角门突然闪出几个人影，等我反应过来到单位自行车的瞬间，离撞到行人仅差一步。当时，早有两个黑衣小伙迅速抓住了我的车把，厉声训斥：你想干嘛？我抬头一看对面，顿时吓得心惊胆颤，站在我车前的是位在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上远远见过的中央领导。慌乱中，赶忙说“对不起”并解释，不想首长却哈哈大笑，打断我磕磕巴巴的语调，以地道的方言温和地说：年轻人，不赖你！是我们出门太急，没注意看道儿。随即吩咐警卫：走吧，我们先走！没等警卫回应，首长已转身离去。等领导一行走出很远，我仍然立在原地，好半天没能回过神来。至于当晚看的什么电影，连一点印象也没留下。后来便易行，记忆中除了边远郊区之外，市区内无论参加什么活动、办啥事，无论路程有多远，一律都是单车前往。在我大半生从事文化工作的岁月里，这辆凤凰我参加过无以计数的文艺演出、展览、研讨、年会、新作发布及佳作颁奖活动，当然也包括像帕瓦罗蒂、多明戈和《图兰朵》之类盛况空前的演唱

黑漆掉了，露出了暗红色，走着走着就掉链子。我不仅会上油还会修，那就是宝贝，我家唯一的交通和运输工具，一般的关系绝不外借，到了晚上，推进内屋，还用牛皮纸盖之。

“文革”后期，盟（专区）公署一位爱好文学的秘书长，亲自批给我一辆凤凰牌轻型自行车，是大链盒的，骑上它就有飞起来的感觉，车链击盒时发出的空空之声，在我心里简直就是音乐，那样动听，那么入耳。有时，小儿子偷偷骑了出去，就觉得坐卧不安。穷，使人气短。每当春节，骑上它去给朋友们拜年，引路人高看，犹如如今开上一辆宝马。

四十多年前，调入北京工作之后，属于自己的自行车，有过四辆。第一辆是凤凰牌，第二辆是改良之后的飞鸽牌。长得都巧，骨格亦轻盈，骑起来不蹬自走，真正是自行的车。第三辆、第四辆还是凤凰，是我们家宝。后来，全家人共有自行车四辆，都是凤凰。凤凰一窝，吉祥又气派。

那些年，在偌大的北京城，走个十里二十里的，快车便走，从无惧色，在行



笔会

记录

光阴的故事

(综合材料)

张勤

家有凤凰

云德

自行车，但新车很少，名牌的凤凰更是凤毛麟角，无论是骑在路上还是锁在停车场，都格外亮眼，随时都会引来关注的目光。

鉴于那时单身，业余空闲多，一辆名牌新车自然成为大伙儿争相借用的对象。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辆凤凰经常成为年轻的同事、同学相亲、郊游或者是临时办事的共享交通工具。它到底多少岁、陪伴了多少对恋人，逛过景山、北海、香山、颐和园和潭柘寺等景区？可惜没有记录，有的话拿出来肯定是惊人数字。当然，它也见证了本人从恋爱到结婚的全过程，就连自己的新娘都是用这辆凤凰车驮回家的。当年政府提倡结婚从俭，在单位办公室停放自行车充满好奇，她马上笑着问我：小伙子，有车骑吗？没有的话，这辆自行车可以借你逛街。我赶忙歉意地表示婉谢。没想到老大姐愈益爽朗地笑起来，她说：小伙子千万别客气，我们家人多在海外，“文革”时成了一大罪状，现在反过来开始享受侨眷待遇，这辆自行车就是侨汇券买给我儿子的。没想到那小子毕业后随女朋友去了广州，我家老头儿也用不着，有兴趣的话不妨转让给你。我虽大喜过望，求之不得，但转念一想这可不需一笔大钱，正要开口辞谢，不料大姐却抢先一步表示：钱甭急，有了再说。就这样，未费吹灰之力，天上掉下个馅饼，我有了一辆名牌自行车。

现在的年轻人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当年有辆凤凰牌的自行车，比目下开一辆豪华版轿车还要气派。那个年代，自行车属于贵重的家庭财产，名牌车尤为珍贵。当时没有身份证、新车上路要在单位开具证明，拿购车发票和证明信去派出所登记注册，然后再办轧钢印、上牌照等一应手续，程序比现在到交通队给私家汽车办手续一点不差，甚至显得更庄严。尽管当时满大街都是

会演和演出，见证了新时期文化大量的高光时刻。这辆凤凰陪伴我度过了全部的青春岁月，人与车之间有了某种难以割舍的依恋之感，即便是后来有条件可以向单位申请公车，依然乐意骑车外出，十分享受与“骑”俱来的自由自在的心理感受。

与凤凰车相关，最让我难忘的一件事，发生在80年代末。当时单位还在中南海办公，有一次我骑车去参加中国作协的一个研讨活动，会散得很晚，因为单位晚上有新电影放映，于是匆匆吃了两口工作餐就急忙往回赶。傍晚的中南海路灯初开，还没有完全亮，我快速地向甬道骑行，快到单位门口时，不料路边角门突然闪出几个人影，等我反应过来到单位自行车的瞬间，离撞到行人仅差一步。当时，早有两个黑衣小伙迅速抓住了我的车把，厉声训斥：你想干嘛？我抬头一看对面，顿时吓得心惊胆颤，站在我车前的是位在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上远远见过的中央领导。慌乱中，赶忙说“对不起”并解释，不想首长却哈哈大笑，打断我磕磕巴巴的语调，以地道的方言温和地说：年轻人，不赖你！是我们出门太急，没注意看道儿。随即吩咐警卫：走吧，我们先走！没等警卫回应，首长已转身离去。等领导一行走出很远，我仍然立在原地，好半天没能回过神来。至于当晚看的什么电影，连一点印象也没留下。后来便易行，记忆中除了边远郊区之外，市区内无论参加什么活动、办啥事，无论路程有多远，一律都是单车前往。在我大半生从事文化工作的岁月里，这辆凤凰我参加过无以计数的文艺演出、展览、研讨、年会、新作发布及佳作颁奖活动，当然也包括像帕瓦罗蒂、多明戈和《图兰朵》之类盛况空前的演唱

口流动极其频繁，当时出租车不普及，偷车常常非贼所为，而是有人为了出行方便随手撬开一辆自行车，抵达目的地后随手丢弃。概因自行车在家庭资产中的占比愈益下降，丢车不报案，报案不破案，捡拾也不声张，故而丢车成为京城一景。我周边的朋友以及老婆孩子一再丢车，大家皆习以为常。可鄙人入户北京40年，一辆凤凰车从始至终未丢失，不知道有没有资格做个北京人。倒是记得有两次，早晨上班时翻箱倒柜找不到自行车钥匙，垂头丧气地下楼准备去乘公交，猛然发现自己的凤凰车停放着，钥匙坦然插在锁孔里，似乎正期待主人启动。两次彻夜未眠的情况，还分别发生在两个不同住所，现在想来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坦诚地说，当年凤凰车的制造工艺和产品质量十分过硬。我的凤凰车伴我骑行三十多年，风霜雨雪、经冬历夏，周而复始，从未误工。除了内外胎和钢珠老化更换过，以及镀锌的光感稍减之外，其他零件基本都是原装。最典型的一次是，我去西山参加电影评奖，完事后由山坡向下滑行，快到山岗时匆忙刹车，不小心前闸捏得太死，自行车原地翻摔弹出很远，自己胳膊肘部位的外套和毛衣磕出一个大洞，疼痛难忍，等一瘸一拐地扶起车子才发现，凤凰车安然无恙，且没留下任何异常。

直到新世纪过后的十年，因工作变动我去了外地，自行车马放南山没了用场。有天早上出门，突然看到住楼下的同事车的土上排，询问得知自行车又丢了，于是立马借花献佛，把我的凤凰赠予了同事。当晚同事短信告诉我，还是老品牌的车子好骑。再后来，同事升职搬家离开，凤凰车再无任何音讯。

一晃又是几年过去了，本人也回京退休。忽一日应邀外出会友，正碰上社区大门口有辆满载破旧物品的卡车经过，回头的瞬间突然发现，在堆积的旧车中间隐约着我的凤凰牌。这些年，自行车早已不挂牌，有牌照且牢牢地镶嵌在尾灯处的自行车极少。立刻追赶几步想看个究竟，无奈汽车出门后迅即加速远去。我踟蹰原地，怅然若失地望着那渐行渐远的车影，像是目送一个远行的朋友，眼里有几分潮湿，心中不免涌出丝丝酸楚。